

# 中華 文化符號 十七講

主編 李小林 章宏偉

編 故宮出版社  
民族團結雜誌社

中和出版  
OPEN PAGE



# 目 錄

- 002 黃 河  
一部中華民族的偉大史詩 韓子勇
- 028 長 江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段超、高元武
- 046 秦 嶺  
中華民族的祖脈 周慶華、雷會霞、薛穎
- 060 良渚古城  
「中華第一城」 劉斌、馬黎
- 076 黃帝陵  
「華夏第一陵」 張茂澤
- 094 殷 墟  
承續中華文明的根脈 何毓靈
- 110 長 城  
凝聚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和愛國情懷 趙琛
- 124 大運河  
千秋大動脈 鄭民德、王雲
- 140 孔廟、孔林、孔府  
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承載 楊朝明

- 160 都江堰  
中華科學文明的世界符號 彭邦本
- 178 絲綢之路  
一條偉大的通道 馬東平
- 194 敦煌莫高窟  
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彭曉靜
- 210 雲岡石窟  
文化交流融合的瑰寶 李君
- 226 布達拉宮  
「世界屋脊」上的國寶 車明懷
- 244 故宮  
集八方之大成於一體 章宏偉
- 262 萬里茶道  
跨越亞歐的「世紀動脈」 黃柏權、鞏家楠
- 278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  
歷史文化的寶庫 民族團結的豐碑 孫繼新



◆ 奔騰的黃河水  
張惠賓 攝



# 黃河

## 一部中華民族的偉大史詩

韓子勇（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工藝美術館館長、研究員）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類活動的基礎。天人關係，在中國文化中是起點也是終極的主題。人類傍水而生、沿河而居，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國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徵和個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運截然不同，需要做一番山河判斷。

### 作為中華文明溫床的黃河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溫床，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孕育、流淌的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命運。觀察這條河，要放在整個東方文明的大背景下。從採集到農耕、從狩獵到遊牧，是早期人類發展的基本線索。在漁獵、採集、遊牧向農耕定居的過渡中隱約可見一種轉化模式，往往出現在資源條件相對多樣的丘陵與平原的交界區域。在中國，這個區域便是黃河

衝出的第二級階梯邊緣——晉陝豫交匯之處，亦即黃河中上游平原、丘陵、淺山、峁塬之地。

黃河兩岸的先民彷彿跟隨着奔湧河水奪路而出、魚躍龍門，衝出中華大地的第二級階梯，登場亮相。他們「因陵丘挖穴而處」，築穴而居，躲風避雨，其所處地理空間逶迤曲折、進退有據，左右逢源、順勢而生。隨着原始農業在黃河水滋養的黃土地上穩步發展，先民們逐漸走向寬闊平坦之地，「(黃河水)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人類第一次革命是農業革命，農業革命使「遊蕩的人」變成「聚落的人」、弱小分散不穩定的群變成集中穩定較大的群，發展出定居模式和複雜社會。哪些地方最適合開闢和拓展農業革命？是河流氾濫所形成的沖積扇平原。早期的刀耕火種，更需要這些節理疏鬆、易於耕耘的土質。在漫長的地質年代，黃河曾奪淮入海，不斷氾濫改道，開合衝撞，源源不斷地噴灑沉澱重濁的泥水，塑造了地球上北溫帶最大的沖積扇平原，為農業革命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黃河為甚麼有如此之大的塑造力？這要感謝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曾經是一片汪洋，西起青海日月山，東到河南洛陽，南至陝西秦嶺，北到陝北長城，湖面遼闊，面積有如今的6個渤海之大，可稱其為黃土原湖。大約1500萬年前，地殼運動使湖盆推升陷落，漸漸形成黃土高原如今的樣貌。黃土高原的黃土層厚度普遍達到50—80米，最厚處可達250米以上。這麼厚的黃土是怎麼來的？研究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風成說」。「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在距今300萬至200萬年前的第四紀冰期，氣候乾冷，不息的西北長風擄掠黃土高原以西的廣闊沙漠和戈壁地區的黃土吹向東南，飄至這片地區，風力減弱，塵埃落定，年復一年，最終形成黃土高原。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千古傳誦的《千字文》起首一句，表露了黃河流域先民們基因深處的集體心理積澱。類似的傳說，還有女媧搏黃土造人以及黃帝、炎帝在這一帶的活動。這一切，就好像是黃河中上游的先民們面對天地懵懵懂懂，目之所見正是迷蒙一片的降塵景象：青黑色的天，黃色的風、黃色的土，黃色的風土。

黃河中上游流域的先民們，最早的時空秩序和底層邏輯是「五行」觀念，把天下、把周遭環境、把腳下之地作為觀察、沉思、推演的中心與起點。「金、木、水、火、土」的「土」，所對應的首先是黃河中上游區域，是黃土，是天地之中的黃土。這黃土，天地通，正對着天穹中群星拱之的北極星，從而協調四方，璇璣玉衡。五行說出手即是頂天立地的大文章，取象喻理、睽巡天下、思無際涯，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中華故園的時間、方位、尺度、材料、顏色、結構和樣貌。五行相生相剋，循序漸進，求中建極，把中國之「中」、天下之「中」，留給黃色、黃土、黃河中上游這片區域。「宅茲中國」、中原、中庸、中和、大一統……中華先民為自

◆ 天下黃河第一灣

張惠賓 攝





已確定了一個地理和心理的原點、坐標及演化的淵藪，萌發衍生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形成休戚與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命運共同體，成為懸升在中國人心靈世界的「萬有引力虹」，成為群己合一、家國同構、和諧團結、愛國主義的堅實基礎。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中國大地西高東低的三級階梯，為中華民族登高行遠、為黃河母親提供了巨大勢能。咆哮不息的黃河流過黃土高原，深深切入黃土高原表層疏鬆的土質，攜帶的大量泥沙使黃河成為一條泥河、一條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多的河，這也可以看作大河文明中最為深沉的受孕。黃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偉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也是世界大河中性格最為複雜的河，行跡無束、泥水兩性，至剛至柔、陰陽合體，集嚴父慈母於一身。以質樸遼闊的胸懷，繁衍無限、



庇佑廣大，絕無偏私地穿行於農耕和遊牧兩翼，養育了最多的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子嗣。也如有着眾多子女、無暇細顧的母親那樣，絕不溺愛嬌慣自己的兒女。黃河是溫馴早慧的農耕大河，也是率真野性的遊牧大河，以雄渾不羈的沖決滌蕩，疾聲厲色、揮舞戒尺，考驗、錘煉、磨礪，培養兒女們向死而生的勇氣、膽識和意志，以及開放、包容、創新的品質和勤勞節儉、從不懈怠的憂患意識。

從黃河身上，中華先民們學到的知識最早、最多，對生命的體悟最深、最透。奔騰不息的黃河，凝滯如塑的黃河，給我們以最初的胎教，也是萬世叮嚀的老師。中華民族從蒙昧進入文明，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夏、商、周三代的第一個王，即是「理水」的大禹。大禹是最先讀懂黃河的那個人。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最早的中國之思在哪裡？在黃河中上游的煙波裡。最早的中國之思是甚麼？是「河圖洛書」，是《易經》。「易」字上「日」下「月」，是日月合體、陰陽交泰，是載舟覆舟、危機生機，是生生不息的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天下。《易經》是闡述天地人世、萬象變化的古老經典，上古之人遊目騁懷，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細覽品類之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符號和文字總結上古之思。《易經》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第一縷曙光，也是中國觀念的最早範式，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中國人最初的價值選擇。

《易經》彷彿是黃河濃縮的影印本，黃色的泥水斑駁漫漶，古奧難析又曲徑通幽。沒有哪一條大河，比黃河更像《易經》演繹的玄牝之門，萬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易經》講交流變化，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和自我設計，就是在雙方、多方、全方位的交流中，作為己方的「我」，如何自處、應處在甚麼位置、遵守甚麼原則、採取甚麼行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中國人從黃河水中看見自己，「上善若水」，以水為師，從水的柔弱、活潑、包容、自潔及處其下、乘其勢、浩浩湯湯的自然物性中生發無窮智慧。老子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這樣的思想，滋養着中國人愛好和平、謙遜好學、平等待人的品格。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風

水」「氣數」「時運」是上自帝王、下至黎庶埋於心底、掛在嘴邊的詞語。中國大地的三級台階所帶來的偉大勢能、不息的西北季風和地球板塊撞擊所創造的黃土高原上，從天而降、永不言敗，莽莽寫出一筆「几」字的黃河——是風、水、土的傑作，是天作地合，如陰陽，如父母，如偉大的受孕、化育和成長，為中華文明的誕生、壯大提供了大河文明農業革命的最大場域。

以黃河為軸線，向西是絲綢之路，是綠洲、沙漠、雪山、高原、喀喇崑崙；向北是長城、漠北、遊牧社會、無盡寒林和凍土帶；向南是後來居上、日益富庶的江南亞熱帶；向東是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和大海的萬頃波濤——這個四圍如屏、形勢完整，內部廣袤多樣、融會貫通的廣大場域，為多元一體的大結構、大體量奠定了自然基礎。

### 歷史的溫度與精神的結晶

《大唐西域記》描述亞歐所在的瞻部洲娑婆世界，西為「寶主」、北為「馬主」、南為「象主」、東為「人主」，「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它認為「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四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辟其戶，且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在這個「四主」結構中，「人主」之國鑿空西域，納西域文化，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通中亞、西亞、地中海、東非，連通「寶主」之國，滋染商業文明、海洋文明；又去天竺取「象主」之經，解「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鑄儒釋道於一體，遂有補全功能、自洽心意之大成。至於「毳帳穹廬，鳥居逐牧」的北方「馬主」，以黃河為媒，與「人主」相接相貼，交流、碰撞、融合最烈。秦以後漸有「馬秦」之稱，與「人主」「馬主」為表裡結構，生死相依、確為一體。

◆ 位於陝西西安市的護國興教寺內的唐三藏塔  
仵曉中 攝



其實，「人主」之國的文明、歷史和民族，也如同一個 5000 多年生生不息的東方巨人，是有機活體，也有兩個心室、兩片肺葉、兩個腎臟以及不斷生長的骨骼、血肉和經絡；有它深藏遠設的腎氣、吐納呼吸的節奏、噴湧跳動的脈搏；有它聚變裂變、火力最旺、燃燒最早最久最多最激烈的核心區域；有它冶煉、結晶、成型、壯大、秘不示人的原點和坩堝。黃河、黃河文明，就是這樣的燧石、光焰和坩堝，最能體現多元一體。

大場域必有大結構，大結構必生大功能，大功能必成大命運。如同太陽，它的引力會俘獲一系列行星，它不竭燃燒的高溫高熱，穿透黑暗、散播光明。多元走向一體，一體吸納多元。這個多元一體的「體」，是歷時形成的，但從地理環境來看，又是先天的共時結構——它從一個誕生於黃河中上游的胚胎，慢慢發育成甚麼樣子，最終能長多大，反覆不斷地朝哪些方向生長、折斷又修復再生，最終出落成形神完備的大模樣，則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宿命般的共時性。「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華文明是「天命玄鳥」的「卵生」，之所以一次次鳳凰涅槃般不斷新生、綿延不絕，是因為在她的東西南北有一道道天然屏障，如天造地設的護衛性「蛋殼」，在文明誕生、發展、壯大中起着保護作用。

歷史力量的方位、節奏和力道，文明結構的佈局、功能和機制，價值體系的開放、創新和熔鑄，一次次昇華躍進，大道直行、九曲迴腸，質樸剛貞、纏綿悱惻，行行復行行，好一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青春永駐的不朽旋律。重重復重重，多元拱一體。這個多元一體的結構、功能、命運，是重瓣花朵、加量加倍、成雙入對，是一遍遍工筆重彩的鴻圖華構。我們的農耕文明系統，不僅有萬里長城王冠般鑲嵌其上的黃河流域，還有華滋繁盛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我們的遊牧文明系統，不僅有漠南、漠北，還有東胡、西胡；我們不僅有縱貫南北，串起黃河、長江的大運之河，還有鑿空西域、橫互東西的玉石之路、絲綢之路、草原之路、茶馬古道……它們縱到底、橫到邊，通其變、成其數，乃是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的榘卯結構。

文明如水，百川匯流。倔強的黃河，不容分說地沖出几字形的遼闊地域，進入深廣稀薄的遊牧世界，猶如長弓巨矢，蓄滿勢能、繃直震蕩，一次次發出文明變革的鳴鑼。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多元一體的碰撞、交流與競合。這個多元，可以細列無數，但最重要的歷史力量，是農耕集團和遊牧集團。中國，包括整個亞歐大陸，一個基本的歷史模式就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碰撞、交流與融合。這一點在中國最為明顯和突出。這是因為黃河不僅源於遊牧的青藏高原，她在一路東流中，南北相顧，沿鄂爾多斯高原，兜了個大圈，串起六盤山、賀蘭山、陰山等歷史上經典的遊牧地帶，使南耕北牧更加犬牙交錯、毗鄰相接。黃河不僅流淌着農耕的血脈，還流淌着遊牧的血。她是一條「混血」的河，一條基因複雜的河，她把歐亞大陸東部最成熟、最典型，規模、體量、尺度最龐大的農耕集團和遊牧集團牢牢地焊接成一體，從而使這對性格迥異的夫妻，打打鬧鬧、親親愛愛，再也無法分離。

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規定的生產方式決定。在中國，以 400 毫米等降水量線為分界線，大致區分了濕潤和乾旱兩個區域，形成農耕生活和遊牧生活區域。黃河毅然決然的几字臂，如同母親，

#### ◆ 陝晉豫三省交界地遠眺

仵曉中 攝



同時養育了農耕與遊牧一雙兒女。從此，農耕與遊牧相生相隨、相爭相成，「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矣」。一部分萬里長城大致就在這條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上。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撞擊、交流和融合，使黃河、長城、絲綢之路成為中國歷史的「高溫區」，成為中國歷史大熔爐裡火力最旺、受熱最多、變化最烈的坩堝的鍋底。

中國歷史基本的力量結構，與黃河、長城垂直相交，呈現南北方向。也因為這一點，古代中國歷朝歷代的都城，多在黃河一線。「天子守國門」，猶如一桿巨秤的秤砣，似乎只有押上中央王朝的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樹立決心、應對挑戰，從而取得統一、平衡和穩定。大運河的應運而生，正是延長的砣繩、加量的砣重。如果沒有後來居上的長江流域農耕力量，這桿巨秤就會傾覆。如果它一時傾覆，退守長江流域，農耕的種子就再次向南播撒，積蓄翻盤和再次平衡的力量。因此，我們看到，正是在黃河、長城、絲綢之路一線，堆壘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大融合中那些最先、最快、最結實、最美妙的結晶體。

萬里長城既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本質上也是由農耕與遊牧兩種力量



共同築就的。自構築的那天起，它就成為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象徵。2000多年來，任何人都可能從認識上割裂萬里長城，因而也就無法割裂中華民族。長城對中國人來說，是意志、勇氣和力量的標誌，象徵着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在近代，西方列強從海上而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使中國的命運跌入谷底。歷史力量在沿海一線，開始呈東西方向展開。在這時，黃河、長城一躍而起，瞬間放大為中國人精神的共相。這長河與巨石的兩座紀念碑，燃燒出民族精神的最強光焰，《黃河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從此成為中華民族的不朽心曲。

如果說農耕和遊牧是攪動歷史的兩條旋臂，絲綢之路則不失時機地為這架轟隆隆的攪拌機增添了一條長臂。這三條旋臂牢牢焊在黃河軸心上，使它的轉動更加平穩、均勻和細膩。黃河和絲綢之路、西域，注定難解難分地融合在一起。黃河從何而來？「崑崙之丘……河水出焉。」崑崙是農耕遊牧共有的地理和心理的坐標。「河出崑崙」，崑崙之地虛虛實實、雲繞霧罩、神行千里、出沒不定，一直在草蛇灰線地向西推移。在陸權時代，中華民族的目光是向西的。崑崙地望之謎，不是一般的「地名搬家」，而是觀念、信仰、族群、制度、精神、想像，以山為器的成長與遠行。崑崙和黃河，這一山一河，成為天下、山河、江山的重重隱喻。崑崙始終保持着與黃河的黏合力，天命所歸，它們必須連在一起，有着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張騫鑿空西域，開拓了中原對西域的認識，再次把崑崙向西推，推至蔥嶺，同時念茲在茲，不忘把崑崙和黃河連在一起。《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漢武帝時，「河出崑崙」與深信不疑的天命觀相一致。《漢書·西域傳》記載：「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在這裡，黃河與塔里木河、羅布泊，以及西域的族群和文化連在一起。公元前60年，西漢王朝設西域都護府，將西域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管轄。歷朝歷代關於崑崙、關於黃河源的探尋、記載、想像和敘述，同天圓地



◆ 黃河上的古渡龍門  
仵曉中 攝



方，同中心化的空間建構，同天命觀、大一統，有着文化上的一致性，拓展着中華文明的尺度，把西域文明納入一體之中，並通過絲綢之路建構起與世界的聯繫。穹宇茫茫，河漢渺渺。數千年來，這巨大的、多向度的旋臂，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日夜不息，旋轉、吸附、攪動、融合成星雲般燦爛的文明體。

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又經歷春秋戰國，在農耕文明內部、在漢民族的內部，這個中心化組織結構不斷升級換代，從由血緣組織起來的封建萬邦到歸於一統的郡縣制，最終在秦漢之際形成穩定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天下觀，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確立文官制度的國家。正是經歷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才有隋唐之際的農耕文明、遊牧文明、西域文明、儒釋道合為一爐的昇華熔鑄。胡化、漢化的反覆攪拌與發酵，重重累累，不分彼此，漢族天子從身體到文化上的混血，也成為遊牧民族的「天可汗」。元朝和清朝，則更進一步整合着這樣的秩

#### ◆ 維修中的大禹廟遺址

仵曉中 攝



序。在近代，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面臨前所未有之大危機，一時之間，也曾手忙腳亂，連最能代表文脈的漢字亦生存廢之議。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盜天火以照前路，引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活水，結合中國實際，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之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不斷擴容升級，精神面貌越發煥然一新。

中華文明自身的生機、氣象和景觀，給我們以智慧，給我們以力量。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是黃河、長江一北一南的並轡而行、交替驅動，是空間和時間上的大尺度的文明。文化、文明的生發、演化和壯大，從點滴到汪洋，從涓涓細流到浩浩湯湯，從來不是一成不變、墨守成規的，而是在不捨晝夜、匯聚百川千流和九曲十八彎時的吞納、容受、淨化中的奔流。其間，有「潮平兩岸闊」的舒緩從容、靜水流深，也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縱身一躍、決絕孤行。因此，才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滄海洪波、英雄本色。

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明之所以氣韻悠長、連綿不絕，也是由於這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給她以強大的生命力，使她在各種危難和挑戰中擁有足夠的韌性，使她很難被扳倒、打敗，使她始終保有一口綿綿不絕的元氣，向死而生、反敗為勝，渡過重重劫難。中華文明之所以青春永駐、長生不老，也是因為這個巨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使她始終處在內部和外部能量的交換當中，多元多樣、相輔相成，大海生巨鯨、高天起鯤鵬。這大尺度、大場域、大體量、大結構、大功能，帶來雲蒸霞蔚、氣象萬千的文明大景象。

多民族的大一統，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可以說，維繫統一是一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 抒寫中華民族新史詩

黃河文化、長城文化、絲綢之路文化、大運河文化、長江文化、長征精神……這是我們最醒目的文化足跡。遼闊的土地上，悠久的歲月裡，這巨大、輝煌、縱橫交錯的足跡，構成一個大大的「國」字。這是我們民族的標識和徽記，是我們家園的門楣和樑柱，是我們文明結晶的大塊堆壘，是我們縱到底、橫到邊、引以為傲的燦爛文脈、鴻圖華構……從北到南，自東至西，橫平、豎直、彎折鉤，每一筆都光彩萬里，每一畫都寫在血脈靈魂裡。

黃河流淌出中華文明最初的身形與氣象。在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黃河流域居於軸心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 5000 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黃河流域的文明在唐、宋之前一直處於相對先進的領跑者地位。正是在黃河這個巨大的時空場域之中，文明發展、觀念演進、分合治亂、民族融合，波瀾壯闊的歷史運動造就了不斷成熟的文明體，也孕育出偉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撐。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概括和科學闡釋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即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這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

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國破家亡、跌入谷底的悲慘命運。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遠大眼光觀察歷史與現實，重新發現中國、激活中國，為中國發展找到了空前寬廣的戰略空間，為扭轉近代以來連續沉降的歷史軌跡開發出無盡的上升勢能。

在近現代中國史上，平靜、內向、保守、貧瘠的西北曾經與開放、活躍、進取、富庶的東南形成鮮明對比。東南往往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首選之地。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主要以南方特別是廣州

為中心。蔣介石違背孫中山遺志，破壞國共合作，背叛革命，以江浙財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支撐，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可以說，近代以來，廣袤的中國西北處於漫長的沉潛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破了這一歷史的沉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從國際國內形勢出發，確立了工農聯盟、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邊緣區域建立根據地的思想，走出一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長征中，我們黨領導紅軍縱橫捭闔，從東南到西北，從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種。這條革命紅飄帶，把廣袤的中國串聯起來。黃河岸邊、陝北高原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成為中國革命、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高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無數進步青年和文化人，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跋山涉水來到這裡，追求光明、燃燒生命。這片貧瘠、沉寂、壓抑的土地，這條凝滯、沉重、嗚咽的大河，迎來了從未有過的新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華。中國革命戰略主場的轉換，使中國的革命和思想文化，在一個更大更完整的時空中展開，古老的黃河迎來新主人，奔湧流淌出中國革命精神的青春力量和先進文化的強盛基因。

偉大的實踐創造偉大的文化，偉大的文化催生偉大的實踐。《毛澤東選集》四卷共收錄 159 篇文章，有 90 多篇寫於黃土高原的延安窯洞，佔總數的近 58%。毛澤東之所以將執筆著述作為這一時期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因為他和全黨不僅面對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新局勢、新任務，而且還在於他下定決心要總結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正道。正是在這雙重動力下，毛澤東殫精竭慮，以如椽之筆，寫下中國革命史上最輝煌的系列篇章。這一時期，他寫下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分析戰爭規律，謀定革命戰略，為民族民主革命擘畫藍圖。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剖析天下大勢的理論傑作，闡明了統一戰線思想，為民族民主革命引路導航。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五四運動》《〈共產黨人〉發刊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思想文化名篇，指明革命文

藝前途和青年運動方向，激發出了革命文藝的高潮。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規劃革命道路，指引革命航船。這一時期，他寫下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悼人紀事的有情之文，生動地傳達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展露了共產黨人的襟懷抱負。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整風文獻，改造了黨風、文風、學風，使我們黨風清氣正、蓬勃向上。尤其在這一時期，他更是寫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名篇《矛盾論》《實踐論》，抓住「方法論」這個牛鼻子，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難題。

正是在黃河岸邊、在黃土高原，全黨最終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使幹部在思想上提高一大步，使我們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其間所產生的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灣精神、張思德精神、勞模精神等，匯聚成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中國道路浮出地表，中國命運豁然開朗。難怪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在延安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的希望；難怪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經歷延安之行後禁不住感慨萬千，發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肺腑之言；難怪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不無自豪地寫下「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的詩詞金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黃河兩岸的山溝裡孕育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陝北土窯洞裡的燈光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革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提供了典範案例。

歷史是有深意的。恰恰是在九曲黃河突破關山桎梏、一躍千里的陝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中國革命文化創造了自己的高峰。可以說，正是由於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國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以譜系的方式存在，中國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也如黃河一樣，上下貫通、奔湧不已，吐故納新、開創新境。也恰恰是由於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譜系性存在，特別是由於其燦爛輝煌、生生不已的成果，賦予了黃河文化以新的品

格、新的生命。黃河流域文脈深厚，經由延安精神交接、融貫，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等交匯成為滾滾洪流，壯大、滌蕩、昇華了黃河文化。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次第展開，在黃河中游的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用自己的實踐闡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諦，用生命書寫了「焦裕祿精神」；在黃河下游的山東，一代代沂蒙人通過不懈的犧牲和努力，在黨的精神譜系中，續寫出「沂蒙精神」的新篇章。

◆ 山西后土祠上望黃河

張惠賓 攝





◆ 黃河壺口瀑布  
張惠賓 攝



文藝走過的是時代之路。歷史上，黃河是一部打開的大書，以黃河為書脊，以萬里長城、絲綢之路為頁面，形成了中國古典文藝史中主題、題材、形式、作品質量和社會影響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也最為輝煌的富集區，書寫了最為華美深刻的不朽篇章。這有一個重要的啟示，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總是更多更好地誕生於歷史溫度最高、精神結晶最美的「第一現場」，總是與歷史文化的基因、與當下的時代精神同頻共振。

革命文化是在苦難輝煌的歷程中誕生的，因此不僅具有獨特的精神內涵，而且具有獨特的美學底色。剛健是其重要的美學風格，這種風格在社會主義文藝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自中國共產黨立足陝北，開創中國革命新境，革命文藝井噴般湧現，其代表首推《黃河大合唱》。歷史上吟詠黃河的文藝作品數不勝數，名篇眾多，但由於《黃河大合唱》吸納、提升了包括前輩詩人在內的中華兒女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心聲與意志，因而展現出千古未見之剛健風骨與闊大氣象。在這樣的歌聲和曲調中，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哀怨、悲涼，而是奮發振作和鬥爭崛起。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沉重凝滯的黃河水，而是翻滾而來的鋼筋鐵骨，一切阻擋的障礙都被擊為齏粉。我們彷彿也變成其中的一朵浪花，與整體緊抱在一起，向前、向前。

這種文化浸透着質樸黃土，是人民之詩。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岡山，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在黃土高原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歲月裡……中國共產黨紮根人民，吸收蘊藏於大眾中的樸素精神，堅持人民立場，創造人民文化。正是人民立場，使歷史上不被重視的民歌、木刻、民謠、秧歌、曲藝等樸素的民間文藝形式成為新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使西方舶來的話劇、歌劇、芭蕾、交響樂等，能迅速為我所用、落地生根、轉化創新，一舉奠定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東方紅》《兄妹開荒》《白毛女》《小二黑結婚》《黃河大合唱》以及《長征組歌》《創業史》《平凡的世界》……這些震撼靈魂的作品，竟然具有這麼樸素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種革命的新文藝使創造了歷史卻又曾被歷史屏蔽的勞動人民走上舞台中心成為主角。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以黃河為主題和題材的文藝創作，要想具有史詩品質，還必須架起通往新時代的長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與以往相比，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生活，是在一個更快、更大、更深、更複雜、更遼闊、更激動人心的尺度上展開的，要想從整體上認識、理解她，用

